



秋分帖

薛宏新

日头踱到黄经180°那个当口，便是秋分了。天翻过背脊，影子长了，腿脚也走得慢了。正是那些老人念叨的：“昼夜均，寒暑平。”且慢，且慢，这世间的万物哪有真个均乎平平的呢？秋分一过，一场露水一层凉，地气便一天天收住了脚程，慢慢往下沉去了。

村外广袤的棉田里，棉桃早早撑开了腰身，一个个咧开了嘴，露出白生生的棉絮来。风中丝丝缕缕的白色绒毛，浮动、跳跃着，倒像是谁家顽童贪玩抖散了羊羔的绒毛，飘洒着流逝的暖意。棉花地隔壁，芝麻青黄不接的秸秆兀自立着，荚儿已瘪了，干透了便纷纷裂开，“叭叭叭”地自个儿炸开，细小的籽粒簌簌地落下来敲打泥土，原是芝麻秆子也留不住那成熟后的籽粒，终究要坠入土地深处的沉默中去。

村巷深处，家家户户的院场早已打扫清爽，光洁得排场极了。箩头、簸箕、簸箕……各色盛具都摆了出来，里面盛着刚刨出的红薯。村东头老奎家两口子正忙活着蒸薯干：碓窝里添足了柴火，蒸锅里水汽腾腾翻滚，红薯削去了皮，切成厚实的片块，一层层均匀铺在蒸屉格子顶上。不多时，灶膛里的热气便顶开了锅盖，带出甜滋滋的馨香气味，飘散在沉甸甸的秋日空气里，化入暮色天光。牙猪婶踮着脚，把蒸透的薯片摊在高粱秆编的箔子上晾起，她一边干活一边笑骂老头子眼皮子浅：“瞅你那馋样儿！晾透了再吃，急啥哩？”灶火映红了她的脸膛，也映红了日子深处那点踏实的光亮——这便是晒秋，原来晒的是土地上生出的丰盈，

也是人心里的部分安稳。

田野深处，豆荚已经默默泛黄，只等人弯腰下去，割断它们与大地相连的最后一丝牵扯。农事亦如四季轮回，一刻也容不得迟疑。

天黑下来，月光漫过村郭，爬进了南岗那片刚刚收割完毕的豆田。场院里残留着豆荚壳子，空荡荡的，唯有一个石碾子静静卧在角落。月光如水，浸泡着这笨重的石碾子周身，年深日久，碾子表面已被磨得光滑显出了温润，竟像是包着一层幽微的暗光。岁月碾过万物，自然也碾过这石碾，它比村头最老的老汉还要沉默，如此长久地守望着乡土流转的节律，自身倒成了这土地记忆里最沉的一块印章。

当夜风裹着凉意穿过窗棂，母亲便在厨房里默默熬起梨汤来。梨汤咕嘟咕嘟地翻滚着，仿佛在讲述着：节气流转，万物有时，人亦需顺时而行。秋分之后，凉意便如淘气的孩子悄悄钻进了袖口，但灶上的梨茶甜润，未凉之前，先暖了脾胃——土地把收成给了我们，我们便熬一盏温存的甜浆，回敬这渐凉的人间，温存里自有韧劲，恰如秋分那不摇不摆的平分刻度下，伏藏着不容置疑的、走向寒冽的深沉意志。

石碾卧在月光地头，静待下一场碾压的开始。它懂得，所谓平分秋色，无非光阴在寒暑间划下的轻轻一痕；人间烟火，就在这永不止歇的碾轧里，默默滋养着下一个春天。秋分时节，不过是大地在收拢摊开的掌心，而人们，需得拾掇好滚烫的日子，沉静地等着严冬过去。

烟火怀川

□ 职恬恬

当第一缕曦光穿过太行山余脉，落在怀川的脊背上，焦作这座城市轻轻伸了个懒腰，醒了过来。她轻轻打了个哈欠，把一夜的凉气吐成袅袅的轻雾。

怀川的早市是五颜六色的，石榴的红，橘子的黄，茄子的紫，豆角的绿，像调色盘被打翻后堆叠在一起，却意外地不吵不闹，温顺地躺在竹筐里、摊架上，等着人前来认领。

“老姐，来碗油茶！”浓厚的吆喝声从雾气里钻出来，像一把热钩子，把人的魂儿勾了过去。

铁锅里的茶汤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姜黄的面糊涂在滚水里来回翻着筋斗，一把芝麻、一撮花生、半勺花椒粉，出锅时再浇撒上热油，那个香啊……

摊主是个红脸膛的汉子，袖口挽到肘上，露出半截被秋风吹裂的纹路。他熟练地舀起一勺油茶，蒸腾而起的热气将他的面庞映得通红。油茶摊上三五个早起的顾客捧着碗，指腹被烫得发红，却舍不得放下——

第一口油茶吞咽下去，暖气顺着喉咙一路向下，胸腹处暖暖的像被塞进了一轮小太阳，雾气立刻从睫毛上蒸发开来。

驴肉烧饼是紧挨着油茶摊的。炉膛里的炭火还留着昨夜的温度，师傅把擀好的面饼贴进炉壁，合上炉盖，三五分钟后，面饼就胀成了金黄的小鼓。

刀锋一划，热气冲出来，将带着热气的卤驴肉切碎了拌着小葱塞进去，那浓郁的香气霸道地顺着鼻孔蹿进来，就像给清晨的肺叶做了一次深度按摩。

一口咬下，饼皮碎成了金黄酥脆的渣，肉汁顺着指缝往下淌，烫得人直跳脚，一旁的看客哈哈笑着说：“慢些啃，这怀川的早晨，又跑不了！”

一旁街心游园里几位大爷在打太极拳，白衣白裤随着晨曦慢慢飘荡起来，像一群展翅欲飞的鹤。音乐从一旁的收音机里飘出来的，一曲《高山流水》被秋风吹得有些颤，却不妨碍他们的动作行云流水。单鞭、云手、闪通背……一招一式，抬脚起势中书写的都是怀川的沉稳与包容。

忽然闯进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女，手里还举着半块驴肉烧饼，油汁把她的指尖染得晶亮。她像模像样地模仿着老人架起双手，比画着“白鹤亮翅”，围观的人笑成一片。

晨起的阳光忽然就浓了，像有人在天空加了一勺化开的金子，把这一瞬镀成永恒。

旁边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德国男士拿着手机一边拍照一边说：“没想到在焦作的早市上，竟让他找到了‘东方最柔软的呼吸’。”

初秋时节，焦作召开国际太极拳大赛暨2025云台山旅游节，来了好多外乡人。他们有的参加比赛，有的行走于焦作的大街小巷，他们为了云台山的山水、太极故里的温度而来，却不想被清晨的早市绊住了脚。

他们有的蹲在油茶锅旁延时摄影，让那一勺油茶在空中拉出美丽的弧线；有的跟着打太极的队伍比画着，汗珠在白衣上洒出淡淡的痕迹，像一幅正在生长着的山水画。

人群里听见一句句生硬的汉语：“太棒了，你可以教我吗？”“这个怎么卖？”

怀川人一个“中”字，像一块热烧饼，把南音北语都融合在了一起。

站在十字路口回望——炊烟、雾气、人声、拳影，全被秋光温柔地收进了怀川的口袋里。那一刻忽然明白，所谓的人间烟火，不过是这座城市在清晨打了个饱嗝儿，而我们都是它呼出的、最温暖的那一口气。

往事历历

□ 山阳志

我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，在我们那代人的童年、少年乃至青年时期，真是火红的年代、难忘的岁月。那时，逢年过节都要排演节目向节日献礼，借此活跃山乡群众的文化生活。

记得是1970年的8至9月份，我在捏掌完小读五年级。当年，由于我学习好、个子高，被选入学校的宣传队，天天参加学校组织的国庆节文艺演出排练活动。那年秋天，记得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了一个多月，学校的文艺排练都在课余时间和晚上进行，所以每天晚上回家都在22时左右，每当我戴着草帽、披着塑料布（那时家里没有雨伞和雨衣）、踩着泥泞回家时，母亲却还在煤火台上等我。每当这时，母亲还会特意给我做一碗热腾腾、香喷喷的“胡辣汤”（我和弟弟对此的戏称，就是一点面粉、几根菜叶，偶尔还有几块豆腐）或面条，只做一碗，且在我回来之前已经做好。见我回来，母亲便给我盛好。在那一个多月时间里，基本天天如此。现在想来，自己每天总是心安理得地吃着，从没有想到让母亲尝一口。

国庆节就要到了，学校要进行节目预演，检查演出队近段时间的排练成果。谁知，这天在彩排时出了个状况。当时，有个怀梆小剧目叫《全家人迎国庆》，剧中人有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嫂嫂，还有一个小妹妹。节目中那个饰演哥哥的演员，从接受角色起的半个多月时间里，始终进入不了角色，台词生疏，唱腔跑调，动作不协调，关键是马上就要上台演出，这样子肯定不行。为此，领导临时决定让我替代那个人出演“哥哥”这个角色。

试想一下，今天领受任务，后天就要上台演出，对于任何人来说都非易事。台词好说，十几岁的孩子记性好，难不住我。最头疼的是有两段很长的唱段要唱好，且还要与老师配好弦不跑调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

为突击学好这两大段唱词，当天下午我就跟着韩文记老师学习唱词、熟悉唱腔，并结合配弦练习，掌握好过门等。晚饭后，继续在韩老师屋里跟着学习，熟记唱词，跟着老师的琴弦一遍遍练习唱腔，直到老师满意……那时，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因外面还在下雨，一个人也不敢回去，最后与韩老师挤在一张床上将就着睡了。谁知第二天黎明时分，我俩还在梦乡，母亲就找到学校，在大院里喊我的名字……

回家的路上，母亲讲，那天晚上感觉时间好长，一夜没有睡觉的母亲等了我通宵。一等再等，也不见我回来，几次到大街上也看不到我的身影；因天黑路不好，又下着雨，母亲一个人也不便出门。漫漫长夜，就这样熬着等着，一直等到天色将明时，母亲生怕我有啥闪失，才急匆匆到学校来找我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
jzwbxq@163.com

（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）